

扎根深山望星空，陪着“天眼”过大年

几个小家庭组成几十人的大家庭，坚守科研一线共度春节

新华社贵阳2月15日电(记者齐健)除夕中午，一条贵州大窝凼与北京的视频连线牵动着两个家庭：一边是天眼工程调试组的副研究员钱磊和父母，一边是他的妻子、岳父母和半岁的女儿。

春节期间，作为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天眼工程值班工作人员，钱磊肩负着监测望远镜状态和持续做好望远镜观测的任务。舍弃大家庭的第一次团圆，他选择守望星空遥寄对亲人的思念。

“男儿志在四方，在哪都是家。”他说。

36岁的钱磊经历了35个春节，前34个都在老家春城昆明度过。

“每次回家过年，一闻到八宝饭和米糕的味道，就闻到了家的味道。”钱磊说，昆明的家给他格外温暖的感觉，因为天气好，除了跟亲戚朋友聚会，还会一起出去旅游。

新华社南宁2月15日电(农冠斌、黄凯莹)春节前夕，在广西南宁和柳州，地下约6米深处，为了保障春节期间万家灯火的明亮，电缆维护人员在进行节前最后一次检修。

“节前对城市供电的线路进行检测巡查，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南宁市供电局输电管理所员工温先佳说，节前细致的巡检，有利于减少节假日期间可能出现的供电意外。

记者跟随电缆班的“黑暗勇士”们在综合管廊和电缆隧道中穿行。在这个“地下城”里，地面上熙熙攘攘的嘈杂声被隔绝，安静得几乎能听到心跳声。

温先佳平时主要负责电缆的一些例行维护工作，他说，如今不少城市已建设了地下综合管廊，相比传统的直埋电缆隧道环境更为干净明亮。温先佳说，开挖路面也容易损伤电缆本体，给工作增添难度，而综合管廊的运用恰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然而，当前地下综合管廊的运用主要在新城区，部分老城区的一些电缆沟、电缆隧道里常年有积水，阴暗潮湿、霉味浓烈。柳州市供电局电缆班的陶少乐对此深有体会。

每次下电缆隧道检修前，陶少乐和同事必须“全副武装”，穿上长袖、长裤工作服，头顶探照灯，携带防毒面具，手提氧气瓶，身背工具包，全套装备重约30斤。“进入隧道深处时，为应对突发情况，比如缺氧等，必须得做好准备。”陶少乐说。

由于南方地质特殊，地下水丰富，有些电缆沟、电缆隧道里常年有积水。虽然已有良好的接地系统、通风、排水系统，但地下浓烈的霉味依然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弯腰、低头、迈着小碎步……这些都是陶少乐在电缆隧道里反复重复的动作。隧道内最多同时有十几条电缆，空间较为狭窄。工人们借着手电筒，紧贴着电缆一侧，仔细检查是否有破损、铭牌标识是否都清晰完整，接地箱是否有损耗、电缆支架和回流线有没有被偷盗，同时用仪器测试各种数据，认真记录，一旦发现隐患及时处理。

“我们从事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让市民用上电，节日的时候大家团团圆圆坐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职责所在。”陶少乐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15日电(记者刘磊、张晟)大年三十下午4点多，内蒙古阿尔山市林业局杜拉尔沟管护站孤地地安卧在林海深处的一块平地上，天淡云薄，林海茫茫。53岁的白玉华走出管护站，看了一眼天，“晚上又要下雪了。”他自言自语，转身往火炉内添了几块煤。今年阿尔山比往年更冷，外面零下近30摄氏度，在这间30多平方米的管护站里，烧着火墙和炕，但依然手脚冰凉。

白玉华从事森林管护工作28年，今年除夕，白玉华又要一个人在管护站度过。这是他第18个一个人的除夕夜。



▲2月14日，白玉华在巡护一片杂生林，路上积雪已经过膝。

新华社记者刘磊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15日电(记者刘磊、张晟)大年三十下午4点多，内蒙古阿尔山市林业局杜拉尔沟管护站孤地地安卧在林海深处的一块平地上，天淡云薄，林海茫茫。53岁的白玉华走出管护站，看了一眼天，“晚上又要下雪了。”他自言自语，转身往火炉内添了几块煤。今年阿尔山比往年更冷，外面零下近30摄氏度，在这间30多平方米的管护站里，烧着火墙和炕，但依然手脚冰凉。

白玉华从事森林管护工作28年，今年除夕，白玉华又要一个人在管护站度过。这是他第18个一个人的除夕夜。

北京大学天文系博士毕业后，钱磊加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团队，在这个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里负责科研，通过观测研究脉冲星、中性氢等揭示宇宙起源和演化之谜。

“春节期间的观测任务并不复杂，但必须有人值守，因为这么大的科研设备，每天运行都要产生费用，如果不观测将是损失和浪费。”钱磊说。

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叫家的地方。游子不能似归巢的乳燕飞回父母身边，父母就不远千里奔赴大山深处。

为了儿子的第35个春节不孤单，钱磊74岁的父亲和66岁的母亲来到了天眼所在地贵州省平塘县大窝凼。为了让值班的科研人员过一个热闹团圆的春节，国家天文台特批他们的家人来到驻地生活区。



5点半，夜幕降临，白玉华在屋子里点亮了蜡烛。杜拉尔沟管护站距离中蒙边境线20公里，方圆约百里面，这是唯一能看到的亮光。因为偏远，这里仍没有通上电。在微弱的烛光下，白玉华忙着为自己做年夜饭。

林区管护站的工作人员没有节假日，即使春节也需要有人值守岗位。白玉华是这座管护站的站长，算上他一共有5个人，负责165平方公里的森林管护工作，每天每个人都要步行巡护10多公里。一年忙下来，大家都盼着除夕团圆，今年白玉华又把机会让给了别人。他给妻子做工作：“我不值班，那让林子空着？我作为站长值班不站出来，那同事怎么看我？”

烛光摇曳，白玉华一一清洗冻白菜、土豆和鲜肉，这是他年夜饭的所有食材。这几天喝水成了问题，用的水是他从20公里之外的河沟中凿取的冰块。两天前，站上的柴油发电机坏了，不能抽取井水。大雪封山，车行困难，机器无法维修。“这机器也知道过年给自己放假。”白玉华苦笑着摇摇头说。

28年的森林管护工作，白玉华住过冬天透风、夏天渗水的房子。现在这个管护站几年前翻修成砖瓦结构，寒冷里有点暖气儿，手机也有了2G信号，白玉华很满意。

点蜡烛，凿冰块，喝雪水，这些对于长年

“一辈子能在这么个大工程干活不容易了。”钱磊的父亲是一位老工程师，在儿子面前很少开口的他，亲眼看到偌大的望远镜后感叹。

钱磊告诉父亲，天眼一出手，就发现了一批脉冲星，还把中国人用脉冲星计时阵探测引力波的研究推到了世界前沿。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回到通信方式极度落后的唐代，我们才可以体会诗人戴叔伦除夕夜远离家乡那无奈的酸楚。而今天通过互联网视频连线，首都和西部大山相隔万里的两个小家庭再次连接在了一起，大家庭因新生命的降生而充满生机。

“亲爱的，我昨天梦见你跟女儿了。过年我也不能帮你分担，只好一个劲儿给女儿买书。”远在大山深处的钱磊通过视频连线远在北京的妻子时说。



在林区生活的白玉华来说，都是稀松平常事。

白玉华切着土豆，火炉上煮着的肉汤已经沸腾。他赶紧将土豆、海带放进汤内一起煮。时过傍晚6点，天已漆黑，银灰色的林海连绵朦胧，寂静无声。烛光和炉火将屋子映得通红，仿佛给寒冷的大地增添一份暖意。红红的炉火，映照着白玉华的鬓角白发，额头皱纹也更深了。

1990年退伍复原回家，白玉华可以选择分配到银行、工商局等工作环境更舒适的岗位，但他执意要做管护员。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单位遇到资金困难，期间，杜拉尔林场15个管护员走了三分之一。白玉华也有机会调走，但最后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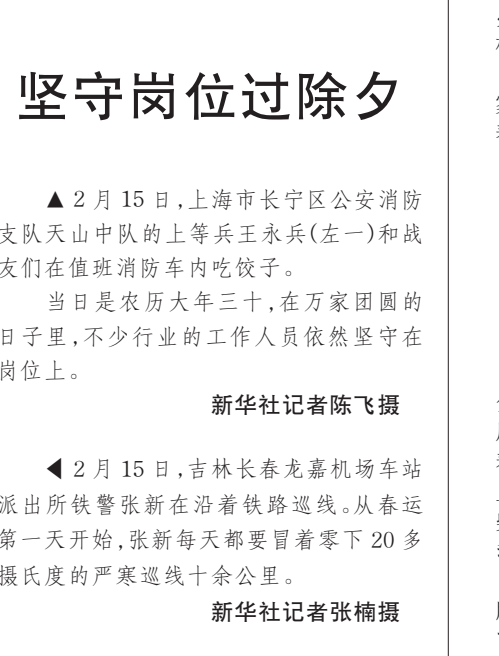
“咱当过兵的啥困难都能克服。”白玉华嘀咕着，尝了一口热汤，呸吧一下嘴，转过身抓一把盐放了进去。

辛苦赶不走，困难吓不倒，但毁林却刺痛他的心。2009年夏季的一天，他和同事在巡护山林时，突然发现20多棵白桦树只剩下了树桩。他们立即报警，最终将盗伐者绳之以法。“我恨不得上去扇他两耳光。”白玉华十分痛心，这些树都是在他们20多年一天天的看护中慢慢长大的。

晚上6点半，锅里沸腾不止，菜香味、油烟味、热气满溢房间。白玉华弯着腰，就着光，

“跟各行各业舍小家为大家的人相比，我们做的算不了什么。”钱磊说，除夕完成两颗脉冲星和仙女座大星云的观测任务后，单位安排值班的同事聚餐，几个小家庭组成几十人的大家庭，热闹非凡。

在天眼团队的大家庭里，钱磊能体会到家的味道远不止八宝饭和米糕，也不止于短暂的分离或团聚，更在于坚守科研一线获得的成果，在于四面八方扎根深山的天文人的强国梦。



用筷子夹了一下土豆，已经炖熟了。他转身拿出一个铁盆，把一锅炖菜装进去。年夜饭做好了：一个炖菜，一盘速冻饺子。白玉华坐在炕上，桌子摆在炕边，蜡烛放在高处，能看清铁盆里的炖菜。

吃年夜饭前，他给妻子拨通了电话。他说：“我这头挺好，你和孩子好吧？”妻子说：“好呢，等着你初八回来团圆。”三言两语挂了电话，白玉华嘴角露出了微笑。想起家人，这位坚强的汉子禁不住喉咙哽咽，眼睛湿润。

2006年11月，阿尔山已经下了几场雪。白玉华的父亲突发疾病住院。那时通信条件不好，加上大雪封山，半个月之后，白玉华才知道这件事。赶往医院时，父亲已经病危，不能开口说话。在家里，都是妻子照顾老人孩子，打理家里家外。女儿从初中开始便去了离家近三百公里的寄宿学校上学。聚少离多，家里面唯一一张全家福，是他和妻子送女儿上大学时拍的一张合影。

今年女儿想让父母去她的工作地西安过年，但是白玉华走不开，林子要人看守，最后女儿还是回家和母亲、姥姥一起过年。

晚上8点，屋外飘起了雪花，林海突然无声。“多静的林子呀，又是一年啊。”白玉华喃喃道，“春天一来，花儿一开，它们又要撒欢了。”



▲在Z68次“井冈山”号列车上，乘务人员和旅客合影(2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新华社南昌2月14日电(记者余贤红)“中国美，中国美，中国的美是婉约的美……”伴着昂扬欢快的音乐，南昌客运段直达车队乘务员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舞蹈，拉开了Z68次列车春晚的序幕。

2月13日晚，南昌始发、终到北京的Z68次列车上，二十来米长的一节车厢被细心的乘务员们精心装扮：火红的灯笼、喜庆的窗花、长长的横幅……狭窄的过道里洋溢着过年的喜庆。

舞蹈《井冈山杜鹃花又开》、独唱《天耀中华》、歌伴舞《再唱山歌给党听》……乘务员们精彩的表演引来旅客阵阵掌声。年近60岁的旅客熊豫华跟往年一样赶去北京与家人团聚，这是他第二次碰上列车春晚。“感受到了浓浓的过年氛围，一扫旅途的疲惫。”他说。

一些排在后面的旅客则纷纷踮起脚尖抬头看，用手机记录这台“草根春晚”。从厦门经南昌转车回九江的旅客程玮松高兴地说，这是他坐火车30多年头一次碰上列车春晚，“节目很走心，传到朋友圈后，很多人都在点赞”。

列车长郑佳在Z68次列车上工作已有十个年头，她经历和见证了这趟车的十年春晚。“每年准备春晚都要提前一个多月，乘务员们都是利用休息时间排练，每次都能收获旅客的微笑、掌声和认可。”郑佳说。

一年一度的Z68次列车春晚，既有诸如主持人王鹏、歌手胡琴等旅客熟悉的面孔，也有一些新面孔。今年22岁的乘务员刘雅梦是整个演出团队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个春节，她将和同事一起在车上度过。

而作为列车春晚“总导演”，车队队长方瑛几乎每年办完春晚都要病倒一次。从去年12月份起，方瑛就开始构思策划，她笑着说：“已吃下了四五盒润嗓子的药。”

“天下相亲与相爱，动身千里外心自成一脉。今夜万家灯火时，或许隔窗望，梦中佳境在……”一小时左右的春晚在歌曲《相亲相爱》中落下帷幕。

“中国冷极”的除夕守护人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15日电(记者丁铭、魏婧宇)除夕的清早，柴玉生背起工具包，一手拿着对联，一手推开房门，零下30摄氏度的寒风迎面扑来，冻得他一哆嗦。趁着手还没有冻僵，他飞快地把对联贴在了供电所的大门上。远处被白雪覆盖的村屯里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柴玉生看着连接供电所与村屯的输电线，感慨道：“这是我在供电所过的第32个除夕了。”

柴玉生是国网内蒙古根河供电公司敖鲁古雅乡供电所的巡线工。根河被称为“中国冷极”，最低气温达到过零下58摄氏度。参加工作43年的柴玉生，有31个除夕夜是在“中国冷极”的供电所内度过的。今年他在岗位上迎来了第32个除夕夜，也是最后一个值守的除夕夜。

贴完对联后，柴玉生和同事们开始了一天的线路检查工作。巡查中，他将每一根电线杆的情况都仔细记录下来。当他低头记录时，从口罩里吹出的热气在他的眼睫毛上结下层层冰霜，他不时擦擦眼睛说：“越冷越怕线路出事，别人过年，我们过关，最怕除夕夜有人打电话说没有电。”

2017年除夕晚上，柴玉生和同事们正在供电所吃年夜饭，突然接到急救电话说根河市涂料厂锅炉房停电。他立即与同事赶到故障现场，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检修，终于恢复供电。当他们回到供电所时，没吃成的年夜饭早已变得冰凉。

在“中国冷极”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输电设备的正常运转面临许多考验，柴玉生和同事们需要时刻保持清醒，排除各类故障。

柴玉生说，记得一个冬天的凌晨被报修电话吵醒，距离供电所3公里处的一根电线杆断线，这根电线杆影响着7台变压器的正常工作，涉及千户居民正常用电以及整个根河市的供水用电。当时室外温度接近零下51摄氏度，柴玉生立刻叫醒另外两名同事，冒着严寒前往现场抢修。

“那时候实在太冷了，我们爬上电线杆抢修，在上面最多只能待5分钟，超过5分钟就可能冻僵下不来了。”柴玉生回忆说，爬电线杆需要一身轻，穿多戴厚都会影响工作，他们没有穿厚棉袄，手套戴的是线手套，三个人每五分钟轮换一次，一直抢修到早晨9点才成功送电。

像柴玉生一样常年在外抢修的一线工作人员，手脚冻到失去知觉是常有的事，每名工作人员身上都有多处冻伤。但是他说：“虽然手冷脚冷，但是我们心里暖。只要供电安全稳定，乡亲们过日子不缺电、不停电，我们心里就高兴。”

柴玉生在巡线工的岗位上坚守了43年。如今，还有10个月就要退休的柴玉生说，希望站好最后一班除夕岗，和同事们吃一顿热乎的年夜饭。

十年列车春晚，温暖回家路